

所謂丈夫

李若梅

還有一個可列入「愛情魔鬼辭典」中的詞，就是「丈夫」。

記得有位城中名女講過：「丈夫丈夫，一丈以內才是你的夫」，意思是說，一丈以外你就管不着他了，他就可為所欲為了。

後來，我又聽到「丈夫」的另一個解釋：「走在一丈以外的夫」。

男人追求一個女人，最初總是吊膀子，追在女人身後。漸漸爭取到可並排而行了，走在女人身邊唯唯諾諾，千般逢迎，萬般討好。終於得到芳心默許後，進入熱戀，終行必拖手勾肩搭背，盡情「抽水」。

直至「戀愛成熟共諧連理」，追求目標已達成，從此上街便愈走愈前，不再摸老婆的腰了（那腰可能已因生育而變粗），甚至不再拖老婆的手了（那雙手已因操勞家務變粗了），最後自顧自大踏步走在遙遙一丈之外，老婆在後面緊跟慢跟，跟得一道氣下不來，終於一怒扭頭離去，各走各的路好了。

此所以談戀愛叫「拍拖」，因為只有在這個階段男人才會拖女人的手。到了夫妻後，別說拖手，能並排而行已經難得。

因此，每在路上見到仍恩恩愛愛兩手相攜的老夫老妻，便十分欣羨。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有多少男人做得到？



喜歡原宿，不完全因為明治神宮、御苑的連池、架着竹子的水槽；也不完全因為掛滿幻彩時裝播放着落地長筒的音樂的街道，有着落地的長筒咖啡店；記憶裡的原宿，有通向品川或上野的迴旋列車，有通向另一個同樣喧嘩的世界；也有鋪着碎石的林蔭大道，依依稀稀的唐代遺風，抬頭有木和瓦的飛簷，前行有迂迴的曲徑，好像回到一千年前……

走出車站，就覺得這地方有着過剩的精力和閑悠的冥想，實在適宜散步，一會兒聽到激越或迷幻的流行音樂，一會兒聽到碎石古道的遠古回音，原宿的好，在於不純粹，在於駁雜和包容，在於破碎的想像，在於流動的聲音。唔，那就很好。

原宿之憶

葉輝

經過小市集，看見有人在繪畫，在白布上繪出仰望或垂垂的臉孔，顫慄惶恐的神情，臉孔之間湧出一朵喜狀，有一些日文和漢字，其中兩個字是「睡蓮」；她指着不遠處草坪上野餐的一群人，對陌生人說：「我的家人。」

原宿之憶縱橫交錯，是一堆聲色駁雜的碎片。一家無名唱片店的門前懸着一塊木牌，板上有一行英語：「永遠懷念披頭四」；下午五時，看守御苑的老人在門前放一塊木牌，上面只有一個漢字：「閉」；然後回到小竹寮站崗，向每一個離去的遊人鞠躬。

秘魯的中餐

雲家洛



踏遍天涯，幾乎每個國家的大城市，你都會遇上中國餐館。亞太經合會議在秘魯舉行，領導人談中秘友誼，想起了秘魯的中餐館。

秘魯的中餐館，據說是漢語「吃飯」的音譯。秘魯利馬街，只要招牌上有「飯」字樣，即是中餐館。菜式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館分別不大，有炒飯炒麵等例牌油膩菜式，吃起來還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不要奢望在南美洲隨便一間中餐廳會遇上美妙的家鄉小菜。

與別不同的是這些中餐館的經營方式，地球上偏遠國家的中餐館，絕大部分都會大大小小在招牌上寫着中文店名，除了離離飛飛鳳凰以作招牌，店內收銀機旁總站着一位中國人老嫗，守着數簿，忙碌計算，菜譜上一定有中文，遇上我等華人，總會噓寒問暖，交流國情，又思鄉一番。

秘魯的Café幾乎都不是這回事，餐廳招牌、店內菜單，皆沒有中文，甚至很多餐館由華人經營。當地人說，百多年前中國勞工「賣豬仔」到南美，帶來了中國的飲食文化，秘魯人似乎很接受，演變下來，很多中餐館以服務本地顧客為主，甚至演變為平民化，形成了秘魯中餐館的獨特風貌。

在街頭留意秘魯原住民的樣子，你又發現似乎會相識，對了，他們的輪廓與蒙古人有點相似。考古學家說，美洲原住民約一萬年前，從亞洲北部跨過白令海峽，遷徙到美洲，我們萬多年前是一家，難道與Café現象有點關係。

一個人的電影

陶然

終於曲終人散，各人沿着自己的路又各自回去了。送走他們，人去樓空，酒店冷下來，我是下午四點多的航班，還有大半天的時間要打發，不上不下，有點尷尬。

但總不能在酒店傻等吧？於是叫了計程車，直奔南寧商業區。

先看一部正在上演的荷里活電影，要消磨時間，明知是爛片，也無可奈何。劃票的時候有點猶豫，搞不好沒人看，但到了這個時候，不容我退卻，反正也是消磨時間，隨便吧。全場沒有其他觀眾也照樣放映，我享受「一個人的電影」的待遇。怪不得沒人看，因電影的情節老套，讓人發悶，加上又瞞又乏，不久我便睡着了，等到乍醒，電影也已經到了尾聲。燈光大亮，我又從夢幻世界回到現實中。

總要打發時間，時間還早，便在樓下找個越南餐廳，看那裝修還不錯，便一頭撞進去，沒有其他客人，也沒有更多的選擇，還是叫越南河粉吧。越南河粉是最常見的越南菜式，應該沒問題。只是並不像我以前常吃的那樣，但人在異地，也不能要求太苛刻了。回去收拾行李，時間剛剛好。大會原來安排的车子忽然沒有蹤影，這才明白不能好整以暇，臨時有差池，便無異於自討苦吃。到了這種環境，只好當機立斷，立刻叫了計程車，趕往機場。

但可能時間還早，檢票的工作人員還沒有到，只見開口排了長長的隊伍在等待。我回身到咖啡室叫杯咖啡，暗想，好在現在計程車方便，不然的話天知道我該怎麼趕到機場？



水一方

簡潔抑或蕭條

葉特生

簡潔就是力量。很久以前看過這句話，從此銘記於心。起初運用在文字技巧上，後來在到處演講的內容也用上了，果然效果良好。最近把這句話推廣而廣之，運用到身體和生活規律，年紀愈大，簡潔愈是需要。

歲月不是不留痕，留下大堆舊文件照片日記和剪報，人家的垃圾，自己的寶貝。情感愈是豐富愛戴舊的人，累積包袱就愈多。通常拖慢人生步伐，愈走愈沉重。年紀大骨頭疏鬆，本來就不堪負荷，何況還揹着大包小包，駝背不動，相比之下，小孩子步履輕盈，因為沒有這些，不必揹在身上，也不用回頭看，前面有燦爛遠景，累積甚豐，原來有日會變成重擔，不是好事。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應該將家中物事大清理一次，狠下心扔掉，愈徹底愈好。試試「扔完了，人會變得年輕」。也是巧，幾乎每隔兩年就搬家一次，不想清理也要清，因為新居愈搬愈小，迫着扔也罷送也罷，限期出清，何止唔見一籬籬。

起初捨不得，慢慢就懂得怎麼丟了，舉凡十年以上沒有碰過的，一定是垃圾，此生往後去，還有多少年？無論多貴多貴有紀念價值，都沒什麼實際用途。家居簡潔，今後豈不是身後蕭條？想想也好笑，都沒什麼實際用途，就不蕭條嗎？住得雅緻舒服，活得有力才最重要，誰沒有大堆回憶，能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才有機會返老還童。

天真小老頭

黃子程

偶爾還會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如果這不是外孫，又如果我不是外公而是爺爺，那孩子就該住在鄰邦，每夜回家，我都可以靜靜地看他一睡，那多好！孫有內外，在外面，在外面，自然叫人擔心，不過他的愛，已經溢滿。我們這邊的兩老，想來也是不必掛心，只怪自己返璞歸真，變成了天真的「小老頭」。

怕，一面長大，一面擔心，一面開心。

常慶九十九，這個新媽媽，開始人生的另一次長征。當孩子穿上他的新鞋在地上亂跑亂跳開始，做父母的，便得做好一切準備，直到十八年後取得大學學位，出席他的畢業典禮，直到他最後一次打理那件學士袍，方叫做成了。

愈想愈為他冒汗。但回頭一想，自己兩夫婦不也是這樣走過長征的路，自己的父母也如是，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吧？但總是為自己的女兒擔憂，看見街上有魯莽的兒子關的士門時不心夾傷了，他母親的手，自己就想立刻打門告訴女兒；每次下車小心小孫的小手，人生就是如此：一面怕，一面長大，一面擔心，一面開心。

去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當地的食物。旅遊的朋友都說，他們的宴會菜式不多，也不覺突出，反而各色各樣的街邊小食具吸引力。

了解，他們的宴會菜式不多，也不覺突出，反而各色各樣的街邊小食具吸引力。

新馬小食

關平

到了那邊的熟食市場佔據一桌，便可點齊不同攤檔供應的食物，甲檔的炒粉條、乙檔的肉骨茶、丙檔的海鮮雜燴，一下子各種特色都堆過來，讓你大快朵頤。

單單是華人的小食已包括廣府菜、客家菜、閩南菜、潮州菜、海南菜。吃膩了中菜，可光顧馬來人的小食，一樣有飯有菜，淡辣皆宜，又或者可以改嘗吉靈口味，吃其薄餅咖啡燒餅。

原來有些香港流行的小食小食，都是源自新、馬的。例如香港逐漸普及的「拉茶」（咖啡）店供應，用牛油加黃糖塗的「介介」多士，香港也見有人仿製。只不過他們那種味道特別濃，加煉奶沖的咖啡，香港卻少見。其他如海南雞飯、炒粿仔（炒粉條），已經是香港茶餐廳的標準菜式了。



小外孫不過七個月，小媽已經為他傷透腦筋。小媽找老媽談：哪一間幼稚園好，今年必須報名，明年九月，方有學位。還有，這個時候，是不是可以報一兩學校的遊戲班，讓孩子們有點集體活動云云。

常慶九十九，這個新媽媽，開始人生的另一次長征。當孩子穿上他的新鞋在地上亂跑亂跳開始，做父母的，便得做好一切準備，直到十八年後取得大學學位，出席他的畢業典禮，直到他最後一次打理那件學士袍，方叫做成了。

愈想愈為他冒汗。但回頭一想，自己兩夫婦不也是這樣走過長征的路，自己的父母也如是，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吧？但總是為自己的女兒擔憂，看見街上有魯莽的兒子關的士門時不心夾傷了，他母親的手，自己就想立刻打門告訴女兒；每次下車小心小孫的小手，人生就是如此：一面怕，一面長大，一面擔心，一面開心。

掃葉的日子

阿濃

小時候看父親的藏書，不少是「掃葉山房」出版的，都是舊的文學書，半透明的紙，對摺，兩頁中間可以插入紙張。父親曾經在買回來的這種舊書中發現過大額的鈔票。

後來才知道「掃葉山房」的得名，是有古人說過：「校書如掃葉，旋旋旋落。」校書，就是校對書籍，那些錯漏的確校之不盡。不論是校對書籍，校過多少遍，印印出來之後，還是發覺有錯。

在溫哥華居住，前後幾處都有樹，十月份開始便有落葉，如果你去掃的樹，真的是「旋旋旋落」，這這才掃掉，轉頭又落了下來。所以有時索性懶一下，讓葉子掉光了才一起掃。至於校對工作，我也是不停在做。我編一份社團報，對着稿子首先是改稿。有引用古人詩文的，如果發覺有點不順，便要原文來對。

朋友出書常找我寫個序什麼的，要寫序對有時還真的找出一堆錯字來。近日園子裡的樹，葉子已落得差不多了，朋友的一本書稿也在校對，於是我在案頭「掃葉」，看得我在，便去園中掃葉，日子就是如此——葉葉過去。

校園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物有所值的水運會

九龍華仁書院 中四 頑主

「各位同學，本屆水運會正式開始。」廣播器傳出這令人振奮的宣告。

是日星期五，正是學校水運會的佳期。依日曆而言，時令中秋已過，但天公卻像看錯時表一般，依舊把太陽調至最高溫，還高掛在天空的正中央。

此時的我，正坐在那狹窄的、沒有任何遮蔽的觀眾席上，看着講台上校長喋喋不休地發表着千篇一律、文縷縷的演講。

看看四周的同學，全都似掉進了蒸爐一般，人人汗如雨下，不停把毛巾往臉上抹，有些甚至將上衣脫掉。對此情況早有準備的我，相對來說顯得十分悠閑。我一手拿着扇子，一手拿着凍飲料，真是舒服極了！

比賽一浪接一浪地舉行，不過我沒有加入歡呼的行列。試想想，集合那些不懂游泳的人一起比賽，有什麼刺激可言呢？最有趣的，也不過是有一個參賽者竟可以把救生員嚇至連爬帶滾地奔下瞭望台而已。

不過，有一個節目可以例外，它可讓所有昏昏欲睡的觀眾馬上就變得精神奕奕、火眼金睛，那就是水運會的壓軸節目——老師表演賽。嘩，當中最為入矚目的參賽者，當然就是校長了。

校長在今年是破天荒地參加比賽。看着人過中年、挺着一個「大肚臍」的校長，我腦海裡不斷地幻想着他在泳池裡的泳姿。這時，我的耳朵卻收到一個十分令人驚嚇的消息——評述員說：在十七年前，我們的校長曾是一個出色的游泳健將！話音剛落，傻了眼的我不由得把校長現在的模樣和腦中想像的作了一番徹底的比較。

千呼萬喚之下，表演賽開始了！歡笑席上所有人都站了起來。笛聲一響，參賽者爭相急速響應跳下水中，萬眾矚目的校長更是一個十分完美的姿態入水——所謂位高權重者，翻手能起風雨也！奮力爭先的校長，身軀一進水便努力地排開眼前騰起的萬重浪。在全場的歡呼聲中，校長終得以排衆而出，成為了眾望所歸的冠軍！我想，我的老師們對「敬老」這個詞語一定是理解得十分透徹的。

本學年的水運會結束了。雖然過程有一點兒沉悶，但我認為，能一睹校長的風采，已經是物有所值了！在回家路上，我還不斷回想起評述員介紹校長參賽時的那番話。想着校長的泳裝英姿，令我深切地體會到「歲不聾人」的無奈。

我發狠地唸着杜秋娘的《金縷衣》，急急衝回家去！

守時的重要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中二 何文熙

如果有一天，你約了朋友一起逛街，但你等了超過三十分鐘他才毫無悔疚地欣然到來，你的心情又會怎樣呢？

在日常生活中，有教養、懂禮貌的人都會知道，上班要守時、上學要守時、約會要守時……無論做什麼事情，守時是一種美德，能夠守時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人在人類社會中生存，守時就是那麼的重要。

守時是禮貌、是尊重，也是信用的表現。在見工或面試時，守時會留給人一個好印象，令人知道你有責任心，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尊重工作的人。

在上學時，只要守時就不會錯過任何課業。

在約會時，只要守時，必定能增進人際關係。

古語有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是無價寶，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劣蹟」記錄往往與「遲到」有很大關係，因為這種行為不但浪費了自己無價的光陰，還會浪費別人的寶貴時間，不守時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所謂「三歲定八十」。養兒育女，請父母們謹記必須從小培育子女養成守時的習慣！

每天早上，每當我經過觀海廊時都會稍作停留，以便欣賞這片美麗的景色。

到了傍晚，這片海洋在夕陽的餘暉照耀下，顯得更加迷人。我認為，觀海廊的美麗之處，還在於它旁邊種有各種不同的植物，令觀海廊色彩繽紛。

在今年中秋節舉行的親子迎月晚會中，我約同家人一起坐在觀海廊裡，一邊賞月，一邊吃月餅，大家在這裡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晚上。我的外公外婆都認為觀海廊真是一個好地方，他們希望在明年的中秋夜可以重臨舊地呢！

所以，我認為觀海廊是學校裡一個最美麗和最令人感到快樂的地方！

雖然偏僻，外面看起來也並不顯眼，但是學校的環境既清幽又漂亮。

我最喜歡校園內的觀海廊，在那裡可以遠眺大海。每天，我都可以在觀海廊看到一艘艘輪船遠渡重洋的畫面。每當輪船經過，海岸旁有兩幢高樓大廈襯托着，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的感恩。我們生活在物質豐富的社會，覺得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理所當然；更沒有想過在離我們這麼近的城市，竟有一個過着一樣生活的社群。他們遠離故土，用努力去換取微薄的薪金，把子女養育成人，供書教學，目的只是希望他們的下一代能脫離農工的生活。

在為他們的毅力感嘆之餘，我開始學會為自己已有的一切感恩，要珍惜身邊所有的人。更重要的是，是對多年來一直在為我的生活而努力的父母說一聲：「我愛你。」



▲陳芷瑩在東莞探訪農民工

山頂餐廳

徐振邦

山頂餐廳原本是一座讓建造山頂纜車的工程師居住的宿舍，後來則改建為一個停放轎子的地方。而現在大家上山頂時所看見的山頂餐廳面貌，已是經過了多次的改建，與原貌有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一九四七年，這個地方改為一家餐廳，直至現在，這裡仍然是山頂區的著名的食肆之一。而這座舊建築已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這座建築物用作經營食肆至今已六十

塔門

黃家樑

塔門是一個面積一點七平方公里的小島，鄰近坪洲，位處赤門海峽之東、吐露港之北。至於「塔門」一名的由來，可以從它的地貌和民情加以探究。

塔門四面環山，南面有一水深水港灣，風浪平靜，不少漁船都在此處停泊，因此，從明代起已有漁民在塔門聚居，形成一條小漁村，村民多以農耕及捕魚為業。該島附近水域曾經是著名的捕魚區，魚獲甚豐，且盛產鮑魚，全盛時居民多達五千餘人，島上更建有漁民信奉的天后廟。

塔門古稱「佛塔門」，又稱「塔門洲」，簡稱「塔門」。而「塔門」一名更早見於清朝編訂的《新安縣志》中。小島命名的由來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謂，小島南邊邊石如林，人們稱之為呂字疊石，從側面看去則像一個佛塔。由於這個矗立岸邊的石塔異當突出，漁民多以此為海上的航標，故稱之為「佛塔門」。至於第二種說法，也跟島上的漁業和天后崇拜有關。據漁民間的傳說，呂字疊石的北面，有一深不可測的海洞，可直達天后的宮殿，而該疊石就是通往天后宮的門戶，故小島命名為「塔門」。

值得注意的是，塔門的英文名若直譯為「草洲」（Grass-Island），這是因為英國人接管新界時，看見小島大部分地方為草地，故名之為「草洲」，形成「塔門」中英文名字各異的有趣現象。